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1986

贵州人民出版社



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QUANGUO YOUXIU
ERTONG XIAOSHUOXUAN

1986

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谢德风
封面设计 沈蓉男

1986

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00

书号: 10115·768 定价: 1.20 元

ISBN 7-221-00060-3/I·28

编 选 说 明

社会主义新时期儿童文学小百花园日渐繁茂，儿童小说创作更显得蓬勃多姿。据统计，近年来全国各地儿童小说的年发表量达六百篇以上，因此，编辑出版儿童小说年选集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提供一年间儿童小说创作的一个缩影，便于检阅成绩，探究不足，对于推动儿童小说创作进一步的繁荣十分有益，对于儿童文学其他样式创作的发展，无疑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选集的编选，是在《儿童文学选刊》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儿童文学选刊》自创刊以来，各地报刊，特别是少年儿童报刊，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经常向我们推荐新发表的优秀的或有特色的作品，使这个刊物成为儿童文学界创作交流的园地，广大读者集中赏览佳作的窗口。儿童小说选集则从《选刊》入选作品中再次筛选编辑而成。奇花异卉共采撷，《儿童文学选刊》和儿童小说选集的编辑出版，是与各方面的关切、帮助分不开的。

本选集从一九八三年起逐年编选，主要编选短篇小说，但不标短篇小说选字样，以容有编选精粹中篇的余地。入选

作品的编排按发表先后为序。

在选编佳作的同时，我们将争取做到，或由编辑部成员，或约请作家、评论家，对一年间的儿童小说创作进行简要、切实的评论，作为序言，或作为书后附文，供读者参考。

编辑儿童文学作品年编本，也是一项文化积累工作，需要慎重从事；希望儿童文学界和读者对本选集的编选出版工作不吝指教，俾便改进。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上海

美的形象 美的意境

——序

任 大 霖

虽然中国儿童文学在整个文学界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当文学界新潮流、新观点、新旗号风起云涌之际，儿童文学却依然显得比较平静；虽然那些文坛泰斗，红作家和红评论家们对儿童文学仍似无暇顾及（或不屑一顾？）……

但中国儿童文学仍然在扎扎实实地前进，在平静地，不事声张地，健康地前进。脚步并不太小。

这本小说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只要是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我们的儿童小说确实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它的思想性、艺术性，并不比所谓“成人小说”有较大的差距。至少在一九八六年是如此。

诚然，一九八六年的儿童小说没有冒出什么令人震动的“新星”来，但它还是一个丰收之年，在各个儿童文学报刊上，佳作不断出现，数量相当可观。据本书编者告诉我：和前两年选集的编选工作相比，他们感到难处更大，这难处就是为了照顾篇幅而不得不作更多的割爱。可见质量上乘的佳

作是越发多了。

一九八六年的儿童小说，保持着创新、探索的势头。以一批中青年作家为主力军，在各刊物编辑部的支持下，锲而不舍地在开拓题材、深化思想、丰富手法等方面继续进行着艰苦而大胆的尝试。正因为如此，翻开儿童文学刊物，已经很难看到那种陈腐、老套、公式化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儿童小说创作的一大飞跃。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六年的儿童小说，在创新、探索中，特别注意艺术形象的塑造。很多作家，很多作品，不仅构思奇特，内容新颖，而且生活扎实，形象丰满。如果说，前几年出现的一些引人注目的创新之作中，有一些作品的人物形象还比较苍白，生活情趣还不够深厚，因而往往使读者在欣喜中带着一丝惋惜，甚至一丝忧虑（因为文学作品终究是要靠艺术形象的哟！）；那么一九八六年出现的不少创新之作，在艺术魅力上显然也能让读者为之折服。

我以为这是很值得高兴的！

刘厚明同志在为一九八五年《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写的序言中，曾经言简意赅地说：“创新当然必须建立在作家的生活实感上，如果离开包括孩子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察觉不到时代脉搏的跃动，创新只会是一句空话。”

我非常赞同他的这一观点。

抱着这样的要求，我发现选在本书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有生活实感的，是真切地反映了包括孩子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是能够使人感觉到时代脉搏的跃动的。

这种生活实感和时代脉搏首先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读选集中的不少优秀之作，浓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小说中的人物活生生地站在我的眼前。这些少年形象性格各异，经历不同，有过早领略人生忧患，跋涉在草原、河口之间的路晔（陈丽的《遥遥黄河源》）；有流气十足，但憨厚正直的摩托手虎根和兰宝（董天柚的《“比目鱼号”摩托》）；有充满了幻想，淘气而又善良的“我”（葛冰的《一只神奇的鸚鵡》）；有天真好奇而勇敢耿直的阿龙（朱效文的《傍晚的天池山》）；有真挚而任性的罗薇（秦文君的《少女罗薇》）；有倔强自尊的家耀（王申浩的《父亲和土地》）；有橡树般坚强地扎根于边疆土地的雷加（常新港的《十五岁那年冬天的历史》）……他们都是可爱的，闪耀着我们民族、我们时代的光采，然而又都是有独特个性的，怎么也不可能把他们混淆起来，就象过去某些作品中的“好孩子”形象常常使人混淆不清那样。

关键是这些少年形象不是从一块印板里压出来的馅儿饼，也不是根据某一种设想（例如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应该如何如何）描出来的示意图；而是象爱斯基摩人那样用雕刻刀从石块中“解放”出来的海豹或公鸡。爱斯基摩人在拿起雕刻刀时，首先要仔细辨认，这块石头是海豹，那块是公鸡，而雕刻家的任务只是把不属于海豹或公鸡的那部分去掉，使它更好地显现出来。他们认为如果把海豹刻成了公鸡，那是亵渎神明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创作应该完全忠实于生活。

这些少年形象是比较立体的，性格是比较复杂的，很难给他们简单地做鉴定，贴标签，分成什么“类”什么“型”。他就是他，他的的确确存在着，生活于我们的现实之中。罗薇是地道的上海少女，雷加是标准的北国少男，一个娇得使人生气，一个硬得叫人发愁。离开了生活，这样的形象几乎完全没法构造出来。我简直觉得秦文君和常新港是怀着爱斯基摩人那样的虔诚在创作。

还有成人形象。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人形象在儿童小说中往往作为道具而出现，他们或是全无人间烟火味的“完人”，或是专供孩子练拳脚的“沙袋”（打击对象），真正有血有肉有性格的成人形象太少了。这几年情况有所变化，但生动的成人形象仍屈指可数。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读到张之路的《题王许威武》时，不禁拍案叫好。作者简直把许威武的形象写活了，连我这个脱离学校生活已久的人，也好像可以触摸到他那双青筋毕露、瘦骨嶙峋、象鹰爪似的手，看到从这双手抛掷出去的，准确地落在瞌睡着的同学脑门上的那段粉笔头，并且感到那股刺鼻的烟味在飘过来。如果作者没有坚实的生活基础，没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概括力，没有简练幽默的语言功底的话，是写不出这么生动的形象的。象许威武这样鲜明别致的人物形象，我以为完全可以跟那些优秀的“成人小说”争雄而无愧。

此外如李树喜的《瞎子号》、詹岱尔的《埋在树下的笔》等篇，也都为我们塑造了一些可敬可亲的成人形象，使这一年的儿童小说园地更绚丽多彩。

我常常在想，儿童小说的审美作用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除了人物、故事，是不是还有美的意境？一篇优秀的儿童小说，给读者留下的往往不仅是人物和故事，还有一个美的意境。没有意境的小说终究好象还欠缺点什么。

我在上面举到的那些作品，或多或少都是有意境的，如《遥遥黄河源》，就给读者带来一幅壮丽开阔的画面，读时好象跟着主人公一起奔驰在大草原上，令人产生无穷的遐想。使我特别感动的是金逸铭的《月光下的荒野》，这是一篇以意境取胜，以意境动人的佳作。月光，荒野，独狼的悲嗥，群狼的追逐，在生与死之间疾驰的马，热爱生命而又不惜牺牲生命的猎人……这一切构成一幅何等悲凉又何等壮丽的意境！读这样的作品，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一点教诲，而是心灵的震颤，情操的升华，这也许正是儿童小说审美作用的重要体现吧？

美的形象，美的意境，显示作家们在创新与探索的过程中已经更趋成熟，显示我们的儿童小说创作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过多地去追求那种种新潮流、新观点、新旗号，也不一定要急迫地去争取文坛泰斗们的青睐。平静点又有什么，也许真正高质量的杰作恰恰在平静中产生。重要的是，我们将仍然保持创新、探索的势头，在这条路上扎扎实实地走下去，走下去……

一九八七年初春，于上海

目 录

美的形象 美的意境

——序	任大霖 (1)
遥遥黄河源	陈 丽 (1)
退役军犬黄狐	沈石溪 (15)
“比目鱼号”摩托	董天袖 (34)
默默的《致爱丽丝》	华 华 (49)
一只神奇的鸚鵡	葛 冰 (53)
避邪铜钱	范锡林 (66)
月光下的荒野	金逸铭 (78)
傍晚的天池山	朱效文 (89)
迷人的声音	鱼在洋 (100)
埋在树下的笔	詹岱尔 (105)
他在祖宗牌位前	肖道美 (109)
少女罗薇	秦文君 (121)
人生的青果	任大霖 (133)
题王许威武	张之路 (145)

瞎子号·····	李树喜(168)
洪水漫过村庄·····	吴梦起(175)
“旱鬼”的葬礼·····	韩 蓁(187)
父亲和土地·····	王申浩(198)
墨浓力劲的一笔·····	张 微(205)
狼·····	王晓一(214)
十五岁那年冬天的历史·····	常新港(222)
雁阵·····	白 冰(237)

遥遥黄河源

陈 丽

两千多公里路程，梦幻般地甩在身后了。

路畔，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背着行囊怯生生地出了车站。

高原的风干燥、凉爽，天空碧蓝，云儿比中原盛开的棉花还要柔软、洁白。又是一个天地，别有一番异乡风味。

迎面扑来一阵高亢的吆喝声：“羊肉串！羊肉串！”“酸奶！两毛一碗！”“奶茶，奶茶，不香不要钱！”在这一片异乡口音中蓦地响起熟悉的乡音：“捞面条，蒜汁捞面条！”听起来分外亲切，路畔不知不觉循声来到摊子前。他一开口，卖蒜面的老汉就听出来是老乡，忙使铁箴篱捞了冒尖一海碗面条，浇上半勺香油蒜汁，外加一大勺鸡蛋卤。

“学生？”老汉把面端到跟前，打量着他身上带肩饰的制服。“嗯。”香辣的蒜汁弄得他满头冒汗，嘴里塞了一大块鸡蛋，只好连连点头。“过暑假？有亲戚在这儿？”“哦，嗯。”老汉揉了揉眼睛：“我儿子在老家，几年没来了，个头怕跟你差不多……”

平平常常的吃食摊旁，平平常常的陌生人间的搭讪，路晔听了却怦然心动：哦，哪个父亲不思念自己的儿子？要是自己的父亲也……他不敢再想下去，胡乱扒了几口，付了钱，就离去了。

他没有歇脚，接着登上西去的长途汽车，投身到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上。一连两天，汽车都行进在如绿绒毯似的浅草地上。黄河水在深深的沟壑里象游龙般地穿行。天空偶尔掠过一群褐色的斑头雁、洁白的鸥鸟。不时可见死马和死牦牛留下的骨架，黑洞洞的眼窝骇人地直视苍穹。牧民们都搬到巴颜喀喇山下的夏窝子草场去了，草原上竟连一座帐篷也见不到。荒漠得令人感到悲凉。

狭窄的车箱里弥漫一股令人作呕的膻味。几个身披羊皮大氅的藏族大叔，赤裸着酱红色的胳膊，不时从怀里掏出一瓶白酒，咕咚喝上一大口，又掏出熟羊腿，用洁白发亮的门牙咬住，嚓地撕下带血的肉，津津有味地嚼着。路晔侧过脸，从眼角窥视他们，其中一位留着两撇俏皮胡子的大叔举起羊腿，龇着白牙，用生硬的汉话招呼：“喂，小弗（伙）子，来一块！”一见他捂住鼻子直摇头，他们毫不见怪，反而朗声大笑。瞧他们一个个脸膛黑红发亮，颧骨和嘴唇因高原强烈紫外线照射呈暗紫色，那一阵阵膻味就是从羊皮大氅里散发出来的。他想象不出自己的父亲几十年来如何生活在他们中间，如何生活在这一片荒漠的草原上。

想到这儿，他下意识地伸手到胸前的口袋里摸了一下，那儿放着临行前母亲交给的一封信。就凭着这封亲笔信，他只身

一人到黄河源去寻找十七年来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父亲会认出自己吗？会不会把自己当一个陌生人拒之于门外？他免不了有点惶恐不安起来。这时，汽车已经驶到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脑袋顿时嗡嗡作响，胸口憋闷得喘不过气来。他赶紧把手按在母亲的亲笔信上，好象那是一贴护身符，能保佑自己一路平安、事事如意。临行前母亲那委婉的话音又一次在耳边响起来：“小晔，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快满十八岁了，也该去见他一次。就是不看在我的份上，也要看在亲骨肉份上，不会过于亏待你的。”

父亲，到底是什么模样儿什么脾性？和继父是同样的人？继父平易近人，待自己也还不错，可惜，三年前去世了。他和妈妈权且挪到姥爷家，和大舅、二舅家合住一院。起先还好，渐渐地矛盾出现了。大舅母提出各家自安电表，免得电费分摊不均。安了电表，矛盾暂时缓和。可是厨房公用，只好每家各接一个灯头。谁家进来做晚饭洗碗，开谁家的电灯。有时三家同时做饭，六平方米的小厨房里三盏电灯同时大放光华。一次，自己家的灯泡坏了，大舅母做好饭，离去时毫不留情面，啪嗒拉灭了自家的电灯。他正帮母亲熬小豆粥，一时黑灯瞎火，粥汤溢了满锅台，慌乱之中又拉亮了二舅母家的灯。想不到二舅母正好进来，哼的冷笑一声：

“怪不得这么费电！”几天之后，大舅母又说厨房碗柜里的卤牛肉不翼而飞，噼噼叭叭拍打儿子的屁股：“是不是你偷吃啦？”从这天起，大舅母、二舅母家的碗柜上添了两把锁。三家亲骨肉之间，为了一盏灯、一块肉，常常闹得不愉快，到

后来竟弄得象乌眼鸡一般。

也许正因为处在这种不愉快的气氛中，母亲才萌发了要自己千里寻父的主意吧！

十七年来和父亲唯一的联系，就是每月去邮局领取从黄河源头寄来的二十元抚养费。再有五个月，自己满十八周岁，和父亲的唯一联系，按照法律的规定将一刀两断。从此，永无见面的可能。也许，有朝一日，父亲退休回到中原定居，两人即使对面相遇，也如同路人，想起来多么可怕而可悲。

不管他曾经对待母亲怎样薄情，毕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啊！再说他在高原工作了二十多年，已快到退休之年。象大多支边干部一样，会用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在老家盖上一幢新居，举家迁回。到那时，再去认父，岂不是为时太晚。母亲说得对，在满十八岁之前，父亲对自己仍负有一部分抚育的责任，他不能任长子在亲友们令人屈辱的眼光中生活下去……

汽车颠簸着吼叫着吃力地朝山坡上爬去。空气愈来愈稀薄，有几个外地来的游人已经将氧气袋的粉红色软管塞进鼻孔，面色苍白地靠在椅子背上。一阵眩晕攫住了他，呼吸愈来愈急促，他不得不把头倚在靠背上，张大嘴，贪婪地吞吸着氧气。

汽车终于越过海拔四千五百多公尺的峡口，缓缓地驶近一片碧蓝的海子。一面面海子犹如翡翠，映着天上的白云。几座黑色的帐篷落在海子旁。几个藏民在这下车，路畔也想跟下去透透气。他觉得肺叶仿佛因为吸不够新鲜氧气而萎缩

了，紧紧贴到肋肢上，心也抽缩成一团，随时都会沉下去。“会不会……”听说有的人因为缺氧产生高原反应，会窒息而死。他的眼睛惊恐地瞪大了，嘴唇发紫，挣扎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啊，我才十七岁，还不能死。我要找到父亲，从草原上带回去新的希望，要让妈妈和弟弟生活得好一些，从此不再寄人篱下。

他摇摇晃晃刚跨出车门，眼前翡翠般的海子，鲜花盛开的草原，轻柔如棉絮的白云，突然象风车似地旋转起来。他一头栽倒在草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苏醒过来。一股浓郁的香味在四周飘散，一阵低语在耳边响着。

“门巴！”

“哦，他醒了！”

一双如母亲般柔软的手将自己扶起来。他睁开眼，一片白蒙蒙的雾气，什么也看不清。原来是一杯凑近嘴边的奶茶，一个穿着紧身棉袄的女人和一个穿一身藏袍的老妈妈，正欣喜地瞅着自己。

她们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透过茶炊冒出的水气，瞥见一个留有俏皮胡子的藏族大叔正倚在门口冲着自己乐哩，不就是那个在车上大啃羊腿的大叔吗？难道是在他的家里吗？凭借刚刚恢复的体力，他双臂一撑，坐了起来，原来他在一顶拱形的帐篷底下。

“杂娃，门巴救了你！”胡子大叔朝他挤了挤眼，“休息，我去给你打野兔！”